

〔明〕 冯梦龙 编

醒世恒言

《十大古典白话短篇小说》丛书

上海古籍出版社



2423/14
《十大古典白话短篇小说》丛书

醒世恒言

〔明〕 冯梦龙 编

丁如明 标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

沪新登字109号

《十大古典白话短篇小说》丛书

醒世恒言

〔明〕冯梦龙 编

丁如明 标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插页5 印张18.75 字数590,000

1992年12月第1版 1995年1月第3次印刷

印数: 75,001—110,000

ISBN 7-5325-1290-8

I·634 ·精装定价: 10.20元

出版说明

继《新选历史演义》、《十大古典白话长篇小说》两套丛书之后，我们又推出了《十大古典白话短篇小说》，为古代小说普及本的丛书化、系列化，增加了又一束奇葩。

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虽与长篇小说一样，也是以唐、宋、元以来说话人的话本为渊源的，但其发生、发展却有着与前者同中有异的历程，从而形成了自身独特的风貌。本丛书所选入的十种优秀短篇小说集，大抵可以反映这一历程。

明嘉靖中洪楹编刊的《清平山堂话本》是几种收刻宋元明初话本的著作中最早的一种，所录除个别篇章为明人所作外，大多为宋元话本的原始形态。天启年间冯梦龙的《古今小说》（即《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合称《三言》）代表了话本向拟话本发展的最初阶段，共收宋元明人话本一百二十种，而明人所作比重加多。冯氏或改定题目，删芟游词，修饰文字；或仅保留原作梗概，敷衍改写，性质已同创作。于是案头小说之形态，由话本中萌生。而短篇小说的大量刊行，亦由此开始。稍晚，崇祯间凌濛初受三言影响，先后刊刻《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因“宋元旧种，亦被搜括殆尽”，故“复取古今来杂碎事，可新听睹，佐谈谐者演而畅之”，得八十篇（按：一篇重复），从而变编改旧本为文人仿话本自行创作，所谓文人“拟话本”小说至此而确然成立。嗣后及于晚清近代小说崛起前，拟话本小说沿冯、凌二家开辟的道路蓬勃发展，且越益文人化，雅驯化，案头化。丛书

所收东鲁古狂生《醉醒石》、李渔的《十二楼》、《连城璧》，即为清代短篇白话小说集的代表作，虽然尚保留某些话本的外在特征（如有“入话”），但风格韵味已大异其趣。

伴随着白话短篇小说创作的隆兴，江河与泥沙俱下就不可避免，而篇幅的众多，又非一般读者所易购置，于是选家也就应运而生。明朝末抱瓮老人编选的《今古奇观》是最早且最为著名的一种，它从“三言二拍”二百篇中去其污秽，取其淳美，得四十篇，约为一帙，深受读者欢迎。当“三言”、“二拍”湮没数百年之间，此书独独不胫而走，几至家喻户晓；而由于其选录标准之主于淳美，也对后来作者起了示范作用，促进了白话短篇小说文人化、雅驯化的进程。因此，丛书也予选入。虽与“三言”、“二拍”有所重复，但作为小说史上的一种重要现象，作为一种有独立存在价值的艺术品，相信仍会受到读者欢迎。

从古典白话短篇小说发生、发展的过程看，它一开始就有着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发生于话本而以市民为主要读者对象，决定了它市民文学的主要属性；二是无论是早期宋元话本的创作者书会才人，还是冯、凌为代表的由正统文学转而致力于小说编写创作的中下层文人，都是层次不同的不得志的知识分子。转向小说，固然有其接近民众而对这一新兴的文学样式有所偏好的原因在，但很大程度上是在正统的仕进道路上失意后，借小说以实现自我价值的一种手段。于是依违于市民阶层的道德观念、审美趣尚和传统道德及审美标准之间，便成了这群作者的主要心态。

明代市民阶层，虽不可避免地受到统治思想的制约，并因其与封建经济的割不断的联系而始终处于幼稚状态，但是作为一个以商业活动为存在依据的新兴的社会势力，在经济生活，尤其在思想意识上，却必然与当时日趋严苛的宋明理学及其所代表

的经济基础产生尖锐矛盾。比如理学讲究义利之辨，但离开了逐利，以商人为主体的市民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理学讲究礼义大防，但商人生活的不稳定性，本身就先使家庭纽带松弛，社会关系变形，而日益积聚的财富要寻找消耗处，又往往导致人欲横流；理学讲究正心诚意，养气砺志而外邪不侵，倒是继承了孔子“子不语怪力乱神”的传统，但商业活动的祸福无常，又必然将市民推向对因果报应的进一步信仰；理学支持的自然是以乡绅为依托的官本位体制，而商业活动的本质却要求平等的竞争与公正的法制仲裁，等等。这些深刻的矛盾，市民阶层自然希望在属于自己的说话与小说之中得到反映。于是就形成了白话短篇小说中以城市生活与商业活动为主要背景，以城市细民为主要角色的家庭、爱情、商营、公案、报应等主要题材——旧题材在此获得了新含义，新题材也应运而生，市民阶层在这些题材中作出自己的价值、道德评判，而一归之于他们基于其经济生活的朦胧的乃至畸形的个性解放要求与理学“顺天理，灭人欲”的主导思想间错综复杂的冲突与调和。这样，就题材与倾向言，白话短篇小说，不同于长篇小说之起始于英雄崇拜，而结尾于对旧时代的哀歌与冷嘲，它始终以对里巷街坊“碎杂事”的敷衍为主要手段，来表达细民的哀乐悲欢。从这一点而言，白话短篇小说倒是与长篇中《金瓶梅》一系的作品，表现出类似的倾向。

在《三言》之前，“意存劝讽”的宗旨可说是认真贯彻的，所以有关政治、商务、伦理的作品不少，尽管爱情婚姻类的题材是大量的，但也带有明显的伦理道德倾向。至《二拍》虽较自觉地继承《三言》的传统，但色情和迷信成分及纯粹“新听睹，佐谈谐”的作品大量增加，多少表现出作者的失望或流于颓放。成书于清初的《醉醒石》，实以明季社会为主要背景，因果报应、神道说教占了上风，正表现了当时人们愈益感到不能把握自己命运的心

态,而稍后的《十二楼》与《连城璧》,多数铺叙爱情故事,精致玲珑,则似乎反映了作者在文网密布的清初社会,对敏感题材的规避。二者正是《二拍》预示的倾向的不同方向的发展。

诚然,白话短篇小说不像《三国》、《水浒》、《红楼》那样展开一幅幅雄伟或悲慨的历史画卷,然而因为短篇体裁的轻巧灵活,题材的切近生活,却也多方位地描绘出当时中国社会那新兴的一隅中种种真切的风俗民情,特别是那些据当时社会新闻加工而成的作品,更具有长篇小说所不可替代的资料价值。研究明清社会风俗的专家们对白话短篇小说的重视往往更甚于长篇,其道理亦在于此。

从艺术上看,在短篇小说文人化、案头化的进程中,文人的审美趣味促使短篇小说由浑朴粗糙向风雅精致演变。虽然“语近俚俗”,是它基本的语言风格,但从明人拟话本的用俗为雅、厚朴温润,到清人作品的化俗为奇,追求尖新,却是显见的不同时代特色;虽然“奇局”是它情节构成的必要因素,但从冯、凌之崇尚不奇而奇,凡中见奇,至李渔的刻意求奇,往往凌空结构,极尽曲折离奇之能事,也有着创作思想上的重大区别。也正因此,清代白话短篇小说篇制加大,有着向中篇发展的趋势。

以上所云,希望能为读者赏阅这套丛书,提供一些角度。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7

前 言

《醒世恒言》是冯梦龙所编小说集《三言》中的最后一部，刊于天启七年(1627)。全书四十卷，共收小说四十篇，其中“汉事二、隋唐事十一”、“宋事十一篇”、“明事十五篇”(见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其中“明事十五篇”，当出自明人手笔无疑。而其他一些借叙前代的篇目，也明显有明人手笔的痕迹。如《卖油郎独占花魁》中有明代始有的《挂枝儿》小曲，可见此篇至少经过明人润饰，或竟是明人所作。若从民情、风俗、官制、本事、引用诗文等考证，《醒世恒言》中明人创作的成份很多，是《三言》中包含明人作品最多的一部。至于其作者，目前一般学者倾向于认为就是冯梦龙自己。郑振铎先生《醒世恒言》序云：“大抵冯氏纂《明言》、《通言》时，古代的材料已将用尽，惟欲凑足三个四十篇之数，故不能不自己努力着手。虽极力模拟说话人的语气与格调，而明眼人一读而知其为有意的拟作。”这番话确有一定道理。

既然如此，则《醒世恒言》可以作为考察明代社会的一个重要参考资料。我们从这部短篇小说集中可以看到明代社会百态。

据赵翼《廿二史劄记·明乡宦虐民之害》载：“前明一代……缙绅居乡者亦多倚势恃强，视细民为弱肉，上下相护，民无所控诉也。”《灌园叟晚逢仙女》中指斥这些豪门劣绅“奸狡诡谲，残忍刻薄，恃了势力，专一欺邻吓舍，扎害良善。触着他的，风波立至，必

要弄得那人家破家荡产，方才罢手”。小说中的张委就是个横行不法的恶霸，为了吞占秋先的花园，可以擅闯民宅，任意作贱；吞占不成，则信口诬陷，必欲置秋先于死地而后快。《一文钱小隙造奇冤》中的两家地主，为了争夺田产，滥杀无辜，罪行令人发指。凡此均可见明代乡宦鱼肉百姓之一斑。

明代中叶以后作为封建统治的国家机器——官府、狱吏等，公然贪赃枉法，上下其手，纵恶为非，诬良为善，制造重重冤狱。《卢太学诗酒傲王侯》中濬县知县汪岑，只因书生卢梅偶然对他接待不周，便滥发淫威，将卢梅拘捕，严刑拷打，判处死刑。但是，这样一位“贪酷无比，性复猜刻”的害民贼，后来还竟升官，调任中央。《张廷秀逃生救父》中的捕役杨洪，因得主使人贿银五十两，心毒手狠，几次三番设法杀害张家父子兄弟三人。小说中揭露官绅、地主的劣迹往往要比正史来得更具体、更生动、更深刻。

《醒世恒言》明世宗信奉道教，与道士交往，一时黄冠羽服之流集于都门。流风所至，及于缙绅士大夫，到处设坛打醮，炼丹烧金，《醒世恒言》对此也有所反映。小说的作者往往站在赞赏立场叙事写人，而今看来其中有些人物的形象是丑陋的，如《杜子春三入长安》中的杜子春，是个贪婪无能、荒淫奢靡的纨绔子弟，毫不足训。可是最终他却借华山太上老君的点悟，不仅成就了“泼天巨富”，而且与妻子一道“白云朵朵上天梯”，成了仙人。杜子春的形象是对处于封建末世破落地主的绝妙写照。

《醒世恒言》在揭露丑恶的同时，也向读者展示了美好的东西。它歌颂了市民阶层的善良，如拾金不昧，急人所难（《施润泽滩阙遇友》）；富有同情心，周济比自己更穷困的人，操行优良，能以礼法自持（《刘小官雌雄兄弟》）；对爱情的专注，对自由幸福婚姻的热烈追求（《卖油郎独占花魁》）。这些小人物身上放射着真、善、美的光芒。他们与那些“正人君子”们比起来，要高尚得多。

《醒世恒言》因其后出而艺术上更趋成熟，小说情节委婉曲

折，心理描绘细腻熨贴，可读性很强。它成功地塑造了许多人物形象。如《刘小官雌雄兄弟》中刘公在风雪黄昏中招留方勇父子的一段，通过接待、问答、请酒、盛饭、招留、铺床等一系列动作和细节描绘，将刘公夫妇的慈善、体贴人情，方勇的潦倒凄凉，像电影似地一幕幕映现出来。《卖油郎独占花魁》中更着重人物心理活动的描写，像秦重上妓院初会花魁娘子时，小说把秦重的满心喜悦，却又不免疑虑重重，足将进而踟蹰，口将言而嗫嚅的心态刻画得活灵活现。小说对花魁娘子对于秦重看法的转变也作了极有层次的描摹，非常切合一位出身平民，心地善良却又因受了门第观念影响的名妓身份。《醒世恒言》在运用市井语言上也能得心应手。如《乔太守乱点鸳鸯谱》中写到药石无灵，就说“吃的药就如泼在石上”；写人的耳根软，就说“耳朵原是棉花做的”，等等。玉郎与慧娘相爱的一大段文字，那新鲜活泼的通俗语言，将一对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的心灵描摹得维妙维肖，声吻毕现。某些篇章的结构、情节安排也很值得称道。它继承了宋元话本的历史传统，而且比起宋元话本来故事情节也更完整，像《一文钱小隙造奇冤》，将两件公案、十三条人命通过一文钱全部串起来，有条不紊，很可以看出作者的苦心经营。

作为封建时代的一部小说集，其中难免有不足之处，甚至糟粕。如过多的封建道德说教，宣扬因果报应等。有些篇章夹杂了一些不健康的性描写，破坏了小说的美感。虽然如此，《醒世恒言》仍不失为一部优秀的古代白话小说集。它的许多篇章被后世改编为戏曲、说唱文字，搬上舞台，受到广泛欢迎。

传世的《醒世恒言》以明代天启七年(1627)苏州叶敬池刻本为最早，此后尚有明叶敬溪刻本、清衍庆堂刻本。这次整理即以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的叶敬池本为底本，参校其他刻本与解放后出版的几种排印本。校点失当处，请读者惠正。

丁如明

《醒世恒言》叙

六经国史而外，凡著述皆小说也。而尚理或病于艰深，修词或伤于藻绘，则不足以触里耳而振恒心，此《醒世恒言》四十种所以继《明言》、《通言》而刻也。明者，取其可以导愚也；通者，取其可以适俗也；恒则习之而不厌，传之而可久；三刻殊名，其义一耳。夫人居恒动作言语不甚相悬，一旦弄酒，则叫号踴躍，视堦如沟，度城如槛。何则？酒浊其神也。然而斟酌有时，虽毕吏部、刘太常未有时时如滥泥者。岂非醒者恒而醉者暂乎？繇此推之，惕懦为醒，下石为醉；却噤为醒，食嗟为醉；剖玉为醒，题石为醉。又推之，忠孝为醒，而悖逆为醉；节检为醒，而淫荡为醉；耳和目章，口顺心贞为醒；而即聋从昧，与顽用瞽为醉。人之恒心，亦可思已。从恒者吉，背恒者凶。心恒心，言恒言，行恒行，入夫妇而不惊，质天地而无忤。下之巫医可作，而上之善人君子圣人亦可见。恒之时义大矣哉！自昔浊乱之世，谓之天醉。天不自醉人醉之，则天不自醒人醒之。以醒天之权与人，而以醒人之权与言。言恒而人恒，人恒而天亦得其恒，万世太平之福，其可量乎！则兹刻者，虽与《康衢》、《击壤》之歌并传不朽可矣。崇儒之代，不废二教，亦谓导愚适俗，或有籍焉。以二教为儒之辅可也，以《明言》、《通言》、《恒言》为六经国史之辅，不亦可乎？若夫淫谈褻语，取快一时，貽秽百世，夫先自醉也，而又以狂药饮人，吾不知视此“三言”者得失何如也！

天启丁卯中秋陇西可一居士题于白下之栖霞山房

目 录

出版说明	1
前言	1
叙	1
第一卷 两县令竞义婚孤女	1
第二卷 三孝廉让产立高名	12
第三卷 卖油郎独占花魁	20
第四卷 灌园叟晚逢仙女	46
第五卷 大树坡义虎送亲	61
第六卷 小水湾天狐诒书	70
第七卷 钱秀才错占凤凰俦	81
第八卷 乔太守乱点鸳鸯谱	96
第九卷 陈多寿生死夫妻	112
第十卷 刘小官雌雄兄弟	125
第十一卷 苏小妹三难新郎	138
第十二卷 佛印师四调琴娘	147
第十三卷 勘皮靴单证二郎神	153
第十四卷 闹樊楼多情周胜仙	163
第十五卷 赫大卿遗恨鸳鸯缘	177
第十六卷 陆五汉硬留合色鞋	196
第十七卷 张孝基陈留认舅	212
第十八卷 施润泽滩阙遇友	229
第十九卷 白玉娘忍苦成夫	244
第二十卷 张廷秀逃生救父	253

第二十一卷	张淑儿巧智脱杨生	291
第二十二卷	吕洞宾飞剑斩黄龙	299
第二十三卷	金海陵纵欲亡身	308
第二十四卷	隋炀帝逸游召谴	333
第二十五卷	独孤生归途闹梦	343
第二十六卷	薛录事鱼服证仙	359
第二十七卷	李玉英狱中讼冤	373
第二十八卷	吴衙内邻舟赴约	395
第二十九卷	卢太学诗酒傲公侯	408
第三十卷	李汧公穷邸遇侠客	429
第三十一卷	郑节使立功神臂弓	448
第三十二卷	黄秀才微灵玉马坠	460
第三十三卷	十五贯戏言成巧祸	471
第三十四卷	一文钱小隙造奇冤	482
第三十五卷	徐老仆义愤成家	503
第三十六卷	蔡瑞虹忍辱报仇	516
第三十七卷	杜子春三入长安	534
第三十八卷	李道人独步云门	550
第三十九卷	汪大尹火焚宝莲寺	570
第四十卷	马当神风送滕王阁	580

第一卷 两县令竞义婚孤女

风水人间不可无，也须阴鹭两相扶。

时人不解苍天意，枉使身心着意图。

话说近代浙江衢州府，有一人姓王名奉，哥哥姓王名春。弟兄各生一女，王春的女儿名唤琼英，王奉的叫做琼真。琼英许配本郡一个富家潘百万之子潘华，琼真许配本郡萧别驾之子萧雅：都是自小聘定的。琼英方年十岁，母亲先丧，父亲继歿。那王春临终之时，将女儿琼英托与其弟，嘱咐道：“我并无子嗣，只有此女，你把做嫡女看成。待其长成，好好嫁去潘家。你嫂嫂所遗房奁衣饰之类，尽数与之。有潘家原聘财礼置下庄田，就把与他做脂粉之费。莫负吾言！”嘱罢，气绝。殡葬事毕，王奉将侄女琼英接回家中，与女儿琼真作伴。

忽一年元旦，潘华和萧雅不约而同到王奉家来拜年。那潘华生得粉脸朱唇，如美女一般，人都称玉孩童。萧雅一脸麻子，眼眦齿齲，好似飞天夜叉模样。一美一丑，相形起来，那标致的越觉美玉增辉，那丑陋的越觉泥涂无色。况且潘华衣服炫丽，有心卖富，脱一通换一通。那萧雅是老实人家，不以穿着为事。常言道：“佛是金装，人是衣装。”世人眼孔浅的多，只有皮相，没有骨相。王家若男若女，若大若小，那一个不欣羡潘小官人美貌，如潘安再出；暗暗地颠唇簸嘴，批点那飞天夜叉之丑。王奉自己也看不过，心上好不快活。

不一日，萧别驾卒于任所，萧雅奔丧，扶柩而回。他虽是个世家，累代清官，家无余积，自别驾死后，日渐消索。潘百万是个暴富，家事日盛一日。王奉忽起一个不良之心，想道：“萧家甚穷，女婿又丑；潘家又富，女婿又标致。何不把琼英、琼真暗地兑转，谁人知道？也不教亲生女儿在穷汉家受苦。”主意已定，到临嫁之时，将琼真充做侄女，嫁与潘家，哥哥所遗衣饰庄田之类，都把他去。却将琼英反为已女，嫁与那飞天夜叉为配，自己薄薄备些妆奁嫁

送。琼英但凭叔叔做主，敢怒而不敢言。

谁知嫁后，那潘华自恃家富，不习诗书，不务生理，专一鬻赌为事。父亲累训不从，气愤而亡。潘华益无顾忌，日逐与无赖小人，酒食游戏。不上十年，把百万家资败得罄尽，寸土俱无。丈人屡次周给他，如炭中沃雪，全然不济。结束迫于冻馁，瞒着丈人，要引浑家去投靠人家为奴。王奉闻知此信，将女儿琼英接回家中养老，不许女婿上门。潘华流落他乡，不知下落。那萧雅勤苦攻书，后来一举成名，直做到尚书地位；琼英封一品夫人。有诗为证：

目前贫富非为准，久后穷通未可知。

颠倒任君瞞昧做，鬼神昭鉴定无私。

看官，你道为何说这王奉嫁女这一事？只为世人但顾眼前，不思日后，只要损人利己。岂知人有百算，天只有一算。你心下想得滑碌碌的一条路，天未必随你走哩，还是平日行善为高。今日说一段话本，正与王奉相反，唤做《两县令竞义婚孤女》。

这桩故事，出在梁、唐、晋、汉、周五代之季。其时周太祖郭威在位，改元广顺。虽居正统之尊，未就混一之势。四方割据称雄者，还有几处，共是五国三镇。那五国？

周郭威 南汉刘晟 北汉刘旻 南唐李昇 蜀孟知祥

那三镇？

吴越钱谬 湖南周行逢 荆南高季昌

单说南唐李氏有国，辖下江州地方。内中单表江州德化县一个知县，姓石名璧，原是抚州临川县人氏，流寓建康。四旬之外，丧了夫人，又无儿子，止有八岁亲女月香，和一个养娘随任。那官人为官清正，单吃德化县中一口水。又且听讼明决，雪冤理滞，果然政简刑清，民安盗息。退堂之暇，就抱月香坐于膝上，教他识字，又或叫养娘和他下棋、蹴鞠，百般顽耍，他从旁教导。只为无娘之女，十分爱惜。一日，养娘和月香在庭中蹴那小小毬儿为戏。养娘一脚踢起，去得势重了些，那毬击地而起，连跳几跳，的溜溜滚去，滚入一个地穴里。那地穴约有二三尺深，原是埋缸贮水的所在。养娘手短搅他不着，正待跳下穴中去拾取毬儿，石璧道：“且住！”问女儿月香道：“你有甚计较，使毬儿自走出来么？”月香想了一想，便道：“有了！”即教养娘去提过一桶水来，倾在穴内。那毬便浮在水面。再倾一桶，穴中水满，其球随水而出。

石璧本是要试女孩儿的聪明，见其取水出甕，智意过人，不胜之喜。

闲话休叙。那官人在任不上二年，谁知命里官星不现，飞祸相侵。忽一夜仓中失火，急去救时，已烧损官粮千余石。那时米贵，一石值一贯五百。乱离之际，军粮最重。南唐法度，凡官府破耗军粮至三百石者，即行处斩。只为石璧是个清官，又且火灾天数，非关本官私弊。上官都替他分解保奏。唐主怒犹未息，将本官削职，要他赔偿。估价共该一千五百余两。把家私变卖，未尽其半。石璧被本府软监，追逼不过，郁成一病，数日而死。遗下女儿和养娘二口，少不得着落牙婆官卖，取价偿官。这等苦楚，分明是：

屋漏更遭连夜雨，船迟又遇打头风。

却说本县有个百姓，叫做贾昌，昔年被人诬陷，坐假人命事，问成死罪在狱，亏石知县到任，审出冤情，将他释放。贾昌衔保家活命之恩，无从报效。一向在外为商，近日方回。正值石知县身死，即往抚尸恸哭，备办衣裳棺木，与他殓殓。合家挂孝，买地营葬。又闻得所欠官粮尚多，欲待替他赔补几分，怕钱粮干系，不敢开端惹祸。见说小姐和养娘都着落牙婆官卖，慌忙带了银子，到李牙婆家，问要多少身价。李牙婆取出朱批的官票来看：养娘十六岁，只判得三十两；月香十岁，到判了五十两。却是为何？月香虽然年小，容貌秀美可爱；养娘不过粗使之婢，故此判价不等。贾昌并无吝色，身边取出银包，兑足了八十两纹银，交付牙婆，又谢他五两银子，即时领取二人回家。李牙婆把两个身价交纳官库。地方呈明石知县家财人口变卖都尽，上官只得在别项那移赔补，不在话下。

却说月香自从父亲死后，没一刻不啼啼哭哭。今日又不认得贾昌是什么人，买他归去，必然落于下贱，一路痛哭不已。养娘道：“小姐，你今番到人家去，不比在老爷身边，只管啼哭，必遭打骂。”月香听说，愈觉悲伤。谁知贾昌一片仁义之心，领到家中，与老婆相见，对老婆说：“此乃恩人石相公的小姐，那一个就是伏侍小姐的养娘。我当初若没有恩人，此身死于缙縲。今日见他小姐，如见恩人之面。你可另收拾一间香房，教他两个住下，好茶好饭供待他，不可怠慢。后来倘有亲族来访，那时送还，也尽我一点报效之心。不然之时，待他长成，就本县择个门当户对的人家，一夫一妇，嫁他出去，恩人坟墓也有个亲人看觑。那个养娘依旧得他伏侍小姐，等他两个作伴，做些女工，不要他在外答应。”

月香生成伶俐，见贾昌如此分付老婆，慌忙上前万福道：“奴家卖身在

此，为奴为婢，理之当然。蒙恩人抬举，此乃再生之恩。乞受奴一拜，收为义女。”说罢，即忙下跪。贾昌那里肯要他拜？别转了头，忙教老婆扶起道：“小人是老相公的子民，这蝼蚁之命，都出老相公所赐。就是这位养娘，小人也敢怠慢，何况小姐！小人怎敢妄自尊大。暂时屈在寒家，只当宾客相待。望小姐勿责怠慢，小人夫妻有幸。”月香再三称谢。贾昌又分付家中男女，都称为石小姐。那小姐称贾昌夫妇，但呼贾公贾婆，不在话下。

原来贾昌的老婆，素性不甚贤慧。只为看上月香生得清秀乖巧，自己无男无女，有心要收他做个螟蛉女儿。初时甚是欢喜，听说宾客相待，先有三分不耐烦了；却灭不得石知县的恩，没奈何依着丈夫言语，勉强奉承。后来贾昌在外为商，每得好绸好绢，先尽上好的寄与石小姐做衣服穿。比及回家，先问石小姐安否。老婆心下渐渐不平。又过些时，把马脚露出来了。但是贾昌在家，朝饔夕餐，也还成个规矩，口中假意奉承几句。但背了贾昌时，茶不茶，饭不饭，另是一样光景了：养娘常叫出外边杂差杂使，不容他一刻空闲，又每日间限定石小姐要做若干女工针指还他；倘手迟脚慢，便去捉鸡骂狗，口里好不干净哩。正是：

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

养娘受气不过，禀知小姐，欲待等贾公回家，告诉他一番。月香断然不肯，说道：“当初他用钱买我，原不指望他抬举。今日贾婆虽有不到之处，却与贾公无干。你若说他，把贾公这段美情都没了。我与你命薄之人，只索忍耐为上。”

忽一日，贾公做客回家，正撞着养娘在外汲水，面庞比前甚是黑瘦了。贾公道：“养娘，我只教你伏侍小姐，谁要你汲水？且放着水桶，另叫人来担罢！”养娘放了水桶，动了个感伤之念，不觉滴下几点泪来。贾公要盘问时，他把手拭泪，忙忙的奔进去了。贾公心中甚疑，见了老婆，问道：“石小姐和养娘没有甚事么？”老婆回言：“没有。”初归之际，事体多头，也就阁过一边。

又过了几日，贾公偶然到近处人家走动，回来不见老婆在房，自往厨下去寻他说话。正撞见养娘从厨下来，也没有托盘，右手拿一大碗饭，左手一只空碗，碗上顶一碟腌菜叶儿。贾公有心闪在隐处看时，养娘走进石小姐房中去了。贾公不省得这饭是谁吃的，一些荤腥也没有。那时不往厨下，竟悄悄的走在石小姐房前，向门缝里张时，只见石小姐将这碟腌菜叶儿过饭。心中大怒，便与老婆闹将起来。老婆道：“荤腥尽有，我又不是不舍得与他吃！